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/小說組佳作 圓

瀛苑副刊

張曉惠（中文碩專二）

那是一間霉濕味濁重的房子，至今我仍可以依憑類似的味道勾憶起當時生活其間的種種，乃至室內的陳設，連那些人物的五官。局部或全貌。十九年前，帶著離開繼父的悲傷，我和母親踏入這個陌生的家庭，裡面有一切足以構成連環漫畫的角色，寫實與荒謬。

古樸的格扇雙門一拉開，闌黑與霉味撲面而來，我下意識地吸了一口，想在腦海中析辨出它的屬性。木雕沙發椅上積累厚塵，暗示這客廳長期以來遭受的冷落對待，尋著走道來到廚房才豁然開朗，約莫有客廳的兩倍大，右手邊卻擺了兩張大木床，從上方高高的天花板垂下一大朵潔白蚊帳，左前方才是廚具、餐桌和電視。許多個夜裡，我和這個家的老阿嬤、姊姊和弟弟在床上或坐或躺的看電視，看到眼皮都撐不開了，媽卻還不回來，心情從焦躁到絕望，對母親的恨意油然而生。

幾次望著斑駁牆面、水泥裸露的地板和油膩污穢的流理台，還有那個總是喃喃自語偶而發飆大哭大叫的「弟弟」，我都忍不住要當著這些人的面哀嚎起來，「為什麼我要來到這裡？我好想回家。」

不正常的還有一個老阿公，乾瘦沉默，他的右眼眼珠混濁，但沒有瞎，只是從不看著人家的眼睛說話，他的房間在客廳和廚房的中間，卻陰暗異常，我永遠只看得清那懸在房中的灰白蚊帳，幾乎不曾踏入過。

幸好麗心姊姊和老阿嬤是正常的，我們有時躺在床上說笑玩耍，有時姊姊跟阿嬤要些銅板去買零食，邊看電視邊吃。

闖眼前終於捱到媽回來了，和我的「新爸爸」，還帶了一堆宵夜，什麼烤玉米、糖炒栗子或鹹粥(可是我只要媽媽啊!)。我當然管他叫叔叔，我們很少交談，和親愛的繼父相比，他差得遠了。有一天他竟然叫我們上二樓去睡，說我和姊姊可以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。

但一來到二樓，我對他的厭惡更深刻了。

叔叔的房間，乃至整個二樓的空間，氣派明亮，我躡腳踩在乾淨的新式磁磚上，冰冰涼涼的，深怕弄髒他的宮殿。民國七〇年代，他已有專屬的電視、錄放影機、床頭音響和一張嶄新的床鋪，媽和他的「新房」。

我和小姊姊睡在隔壁，有一張雙人床，一個大書桌。

搬來這最叫人氣惱的就是不能和母親同床。每晚只能聽著隔壁的動靜，那刻意壓低音量的談笑、拖鞋摩擦地面的唏唏噓噓，有時是電視影片裡的人物對話，一句句誇張不真實卻字正腔圓的對白，聽到累了才沉沉睡去。有時盼到媽來看我了，卻瞥見那粉紅色的絲質睡衣，輕薄地貼在她身上，胸前還有一片若隱若現的網狀絲綢。

看到就令人生氣、作嘔，我趕忙閉緊眼睛。

有時整夜都是田間蛙鳴，嚶嚶嚶嚶嚶嚶，媽被那個豪華房間吸進去了，要等叔叔把她吐出來，在這之前，我已經學會了「鄉愁」，也能為了明天一早還要上學而忍住眼淚。

我常想，這個搶走母親的叔叔真是個不孝子！

他把潮溼陰暗甚至油膩留給阿嬤，自己坐擁豪華舒適的私密空間。一個家，天上人間，只有水泥天花板的差距。我和他幾乎不曾交談。

有時候，我會騎很長的一段路，趕在天黑前去探母親。當時的鶯歌還是個鄉，鬧區之外，隨處可見田園、荒地或大片樹叢，在到達叔叔的工廠前要穿過一大片密林，雖已鋪上柏油，我還是避免望向道路兩旁的樹林深處，老有烏鴉在暗處嘶啞，上次不小心，竟瞥見幾塊靜立的石碑(不知在等什麼?)，我弓著背拚了命的猛踩踏板，耳畔只有呼呼風聲和我的喘息，高樹上密不透風的千手萬掌正招搖著、蠱惑著，得在它們趁著風勢俯身將我攫擄之前，離開這裡。

第一次看到這樣的「工廠」，其實只是磚造的窯房，隔出胚房和窯爐，最裡面是一間工作室。

那時我才見識到茶壺的製程。

在曬茶壺生胚的房間裡，媽蹲在水龍頭前專注地清洗茶胚，茶胚乾燥後就可以刷洗，尤其是石灰模接縫造成的線條，媽有時用刀片刮去這些多餘的胚泥，有時用牙刷。

她的身後還有一百多個

茶胚頂著圓肚在排隊，清洗整理後可以刻字、圖畫、上釉，等著去經歷一場焚身的高溫淬煉。

媽太資淺，只能做些簡單的粗活。

再往裡走，叔正從窯爐裡端出一盤熱騰騰的成品，他仔細地查看，以確定這次的燒製是否完美。我不知道和他說什麼，只好再往裡走，有一個和叔年紀相仿的叔叔坐在工作檯上，擎著未上釉的茶胚專心刻畫，花草或詩詞佳句，有時是一些繁複的山水畫。緊握刻刀的右手腕還纏著護腕，他的表情專注而堅毅。

叔和其它的工人都敬稱他全哥。

全哥叔叔讓我想起繼父。

他也有一雙巧手，還會說故事。他問我：「老鷹會用尖尖的利爪獵捕小鳥，西瓜會嗎

？」

「當然不會啊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把鷹爪的『爪』寫成『瓜』？牠以後要怎麼抓小鳥？」我立刻檢視作業簿上的生詞練習，果然有一整排的「鷹瓜鷹瓜鷹瓜鷹瓜鷹瓜」。

彷彿吞了一種能模擬搔癢效果的藥丸，我開始為「鷹瓜」大笑，咯咯咯咯笑不停，還爬到他懷裡繼續傻笑，連繼父也忍不住，強抵住的嘴唇噗哧裂開，跟著我上氣不接下氣的笑著。以後我們一想到這件事，又會開始亂笑一陣。

全哥是一個可愛的叔叔，通常一喊完那個不孝子我就跑去找全哥叔叔，看他今天要教我畫什麼或刻什麼。

當他捏住鉛筆側斜在紙面揮舞時，我便開始興奮，想從那簡單的線條臆測圖案的全貌，一對角、凸眼、長鬚、鋸齒狀的大嘴，我驚訝地發現他的筆下已浮現一條昂揚飛舞的龍，我就照著他的畫臨摹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我不用再向媽強調我畫的不是鱷魚。有時是亭亭玉立的竹，有時是寫意的山水，有時是一些花卉和鳥兒，後來我嘗試在燒壞的茶胚上刻寫，像全哥叔叔那樣擎著圓胖的壺身。

我們有時聊聊天，他說我長得和媽媽一樣漂亮，他有兩個很帥的兒子，一個像男生的女兒，改天把他們都帶來和我玩耍，我告訴他老師又送我一張獎卡，集滿十張可以換禮物。

其實在乾硬的茶胚上刻畫一點都不容易，每隻刻刀有不同的重量和造型，乃至刀鋒的厚度和角度，下刀時的力道和紋路的深淺、線條的平順息息相關，更是茶壺良窳的最後關鍵。

將近半年的時間。一整個下午，收音機裡的優美歌聲和刺耳雜訊瀰漫整個工廠，彷彿歌曲裡的音符生來就有刺似的，搔刮著耳膜，窗外雜草生得極茂密，樹叢裡還有囂鬧的蟬鳴，一陣大過一陣。室內的強力電扇撓著我愛睏的眼睛，還把作業簿翻得啪啪作響，等這大圓頭別過臉去吹擾別人時，蟬鳴和歌聲和雜音又一股腦響亮起來，真的撐不住了就趴睡在工作檯上，悶熱的空氣叫人昏昏沉沉。

但唯有這樣，我才能確保晚飯前就能擁有媽，不然他們兩個不知道又要去哪玩。我願意一次又一次穿過那危險的黑森林。

對於母親，我常感到愧疚。老一輩人都用「拖油瓶」形容陪嫁的女兒，這當然是舊社會對改嫁婦女及其子女的一種歧視性稱呼，我常想，如果沒有我，媽一定會好過一些。也許繼父也會好過一些。

不到一年，媽和不孝子就開始吵架。過了所謂熱戀期(長大後才從心理學課本上知道這叫「熱戀期」，三個月到三年不等，因人而異。)彼此的小缺點，尤其是對方家庭的「舊習」(也許是「陋習」)，都是共組家庭的重大阻礙。像兩隻被胡亂纏綁的鉛筆，寫

著不同調的人生。分手的爆發點可能是那個天朗氣清的下午。那陣子我瘋子似的迷上看雲，真的就是「看」，躺著看、坐著看、走路也能看，我們居住的鄉野僻巷少有車馬喧，觀察雲朵時根本不擔心撞車或被車撞。那一團一團形狀各異的雲朵，緩緩地聚、散、開、闔，從獅子、史努比到小叮噹的胖臉，我心底響起一陣又一陣對大自然巧手造型的讚嘆。

反正放學的路上我是不看路的。常常還沒走近家門就聽見嘻鬧的叫囂聲，左鄰右舍的姊妹們正聚集在我家門前，看這陣仗，又是跳橡皮筋，我們都簡稱跳高，一種我極不擅長的運動，緊抓著橡皮筋的「鬼」的腰部就是我的極限了。我就是無法像小姊妹們那樣，一舉腿就把橡皮筋勾下來，尤其是超過常人高度時，那疾速俐落的跳躍舉腿、轉身越過，有時候還可以「救人」，她們在轉身跨越的瞬間用腳尖踩下橡皮筋繩，讓後頭較矮小的人可以「活命」。

「矮冬瓜」就是我當時揮之不去的外號。

繼父才不會這樣笑我。即使走路的時候我才到他的腰部，走到哪裡他都抓著我的手，他會用拇指指腹輕刮我的拇指指甲，慢慢地，我一邊感受那粗糙手掌的溫度，一邊感受姆指上的一條條指紋，正在經過。

遊戲的當中我們起了衝突(十九年後我完全想不起來到底為了什麼起爭執)，一群女生剎時分成兩派，各據一方互相叫囂，我和麗心姊姊竟非常自然的走向橡皮筋畫出的兩方，看到對岸的她我愣了一下，是啊，我們不是親姊妹。親姊妹才有猶豫踟躕、甚至犧牲成全，最後拉著手走在一起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些害怕。

衝突後來衍變為家庭內鬨。

在左鄰右社的媽媽們聞聲出來干涉並領回自家小孩時，我們那個白癡弟弟不知道何時跑了出來，對著我或將散場的其他人亂吼亂叫，我罵了他幾句，可能是笨蛋白痴或閉嘴之類的話惹毛了他，他立刻瞪大眼逼到我面前，拳頭緊握，我清楚看見那充血漲紅的雙頰，而且脖頸到太陽穴的血管都浮出來了，我順手撿起地上不知誰玩剩的扯鈴棍。混亂中麗心姊姊也跟了過來。

我是不害怕的，瞪死他看他敢對我怎樣，反正平常就會和他吵罵。只是麗心姊姊，她站在他身後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但他往前一步她就跟一步，我們就這樣對峙著。人潮在對面店家開始聚集，隔壁太太哄小孩的聲音靜了下來，他忽然吼了一聲，抖嚇中我舉起扯鈴棍正對他胸前打下去。

「妳敢打我弟！」這弱智弟弟沒有還手，但麗心姊姊生氣了。

「妳們阿義看起來就要打人了，她是要保護自己。」身後的鄰居阿姨發出不平之鳴，替我的自衛舉動辯護。

這件事後來怎麼結束的我已忘記，大人們可能也不知。只是當天夜裡，媽不知發了什麼瘋想打電話給繼父，趁著不孝子不在家吧，接通後我雀躍地爸爸長爸爸短。在飯桌上寫功課的麗心姊姊應該都聽到了，但沒說什麼，我望見她拿了我的圓規畫圓。那時我已經很會使用圓規了。我的第一隻圓規是繼父自製的，他先量好半徑，把兩支鉛筆以大約四十五度重疊後綁得牢牢的，我抓住垂直的那隻頂住紙面，轉動那隻被我稱為「腿」的翹出的筆，就能在紙上畫圓。一個斷續的圓。

繼父之後還把它改良成圓規刀，硬是在紙上割出一個圓。也是醜醜的，邊緣上凹凹凸凸的缺角，好些地方長著紙纖維。有些地方還扯破了，我故意把它撕大，揉得皺皺的，像湖面上的破荷葉。

奸笑了一陣後我央著他給我買新圓規，總不能每換一個半徑就要重綁一次，而且綑綁時候的力道會造成角度的誤差，而且畫出來的圓太淡，翹出的那隻腿不好掌握，一用力壓就會抬高，而且兩隻筆鈍了要怎麼削！

每天放學的路上，小姊姊們熱衷討論著學校的事情，和最近跳高的情勢，誰誰誰今天竟跳過胸部了，誰誰誰摔個四腳朝天，史努比內褲都被看光光好丟臉……講得一點都不害羞！最後一定會講到我這個「鬼王」，矮冬瓜！麗心姊姊還是帶頭笑的那一個，後來我也懶得氣了，跑到隊伍的最前面找別的朋友。

晚飯過後，街頭巷尾的人鑽了出來，三三兩兩坐到騎樓下歇涼，揮搖蒲扇，看天上的星、草叢深處的螢火蟲，聽絲瓜棚上紡織娘咯咯咯咯拖長聲音紡紗，微微風一陣一陣，不孝子和麗心姊姊各搬了一張藤椅在騎樓前講悄悄話，我在二樓陽台瞧見他們時，有種奇妙的預感。這幾天媽都陰著臉，有時候靠在電話邊竊語，不知和誰在密謀什麼大事，我和麗心也跟著打冷戰，好像彼此都認定對方是隱形人，卻那麼厭惡而明顯地存在同一個圓裡。

圓有缺口。

當天夜裡我們就搬走了，記不得時間，差不多是我收拾書包準備上床的時刻，媽突然來到書桌前，要我趕緊把所有衣物課本整理到她手上的一個大行李袋，錯愕的我慌亂起來，立刻帶著不能顯露的欣喜爬上爬下撿點自己的家當，尤其是神秘珠寶盒，我快速檢視一次：香水珠、紅寶石小叮鈴髮夾、獎卡、四隻紙娃娃、衣服和配飾、二十七塊銅板、一只在舊窯廠發現的貓臉杯和兩隻未上色的小木鴨。

然後跟著媽跳上卡車前座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終於可以回家了。我在心裡高興著。

可是夜色太濃，藉著車燈，勉強能看見黑漆漆的街道兩旁，一隻隻緊閉眼睛的怪獸，闖越黑森林的恐懼猛然浮現，我偷看了一眼那陌生的司機叔叔，也是一張黝黑的臉，我只能握緊母親，希望一睜眼時已經天亮。

離開那個陰鬱客廳、黏膩廚間和華麗臥房並存的家後，我很牽掛那位老奶奶和獨眼老公公，沒了媽的照顧，他們會更可憐。

卡車駛入一條更幽暗的巷子後停住，引擎聲忽然做大，嗡嗡嗡嗡，一種頻率極高的沉重聲響，嚴重干擾半夢半醒間的我，可是睜眼閉眼都是一片黑暗，搞不清究竟身在何處？我想叫喊，卻被睡意緊緊纏繞，更別說扳開車門。

車大燈正明燄燄的照著對面行人，刺得對方只能用手臂遮擋，但手臂下似曾相識的男人臉孔令我大吃一驚，媽和司機叔叔已經在後頭卸貨，大卡車讓窄巷更形侷促，他側身經過車門走向後車廂。

先是一股鼓漲欲爆的痛楚，然後匯成一川悲哀，不知流到心底哪個地方，已沒有眼淚的早熟的我，在車內哀嚎著。

記憶是一只篩子。歲月之河分分秒秒的流淌著，穿不透孔隙而留下的事件成了難以磨滅的往事，任何相似的場景、氣味、身影、聲音都能帶領我，瞬間回到現場。母親是我在掘挖回憶時最重要的線索，而母親的男人則成了段落標示。就像現在追憶大學生活時，我也用男友們切割年輕旅程上標誌成長或幻滅的章節。

我們搬到全哥叔叔家。

睡夢中，有人翻身，搖盪彈簧床。

又翻身，牽扯棉被，挨著白牆熟睡的我又驚醒，活生生從暖黑濃倦的渾沌深淵被抓起，我翻身確認，媽還在，卻赫然見到全哥叔叔壯碩的身子躺在一旁，黑暗中，我竟能清楚看見兩個裸著肩頭強作無事的臉孔，僵硬而陌生。

只有被單下的一切我還不懂。我轉過臉挨著牆壁，強迫自己睡去，背後有人晃動，整個空間漆黑得一蹋糊塗，黏膩厚重的黑暗壓得我幾乎窒息，背後又有人晃動，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響，我心底狂喊著：不要臉！不要臉！我恨妳！

我不能也不敢轉頭，床底有個惡魔頻頻引誘著我要我沉沉睡去，可我腦裡被憤怒捶打得異常清醒，心跳聲砰！砰！砰！

砰！砰！砰！又有人搖盪彈簧床。

繼父的臉像湖面上被遺棄的荷葉，蕭瑟秋風中，枯萎、凋殘。他頹然坐在床邊，未開燈的房間裡，媽邊講話邊走出去始終沒有看著繼父，也沒有傷心的樣子，有一抹光線從客廳射進來，怯怯地，到繼父腳邊就停住了，他的臉黯淡眉頭緊揪著，突然講了一句：「那薇薇跟我吧。」

「我要跟媽媽。」

十九年後，結婚的前夕，這句話沒頭沒腦的在耳邊響起。

繼父的臉更暗了。當時我沒有安慰他，自顧自地走出去了。

我常忘記他也是個搶走母親的叔叔，可是真要選擇時，我也沒有傷心的樣子。媽說繼

父的爸爸不接受我們，離了婚的女人，又帶一個女兒，要給繼父討個正當的媳婦，可是繼父還是讓我撒嬌、讓我坐在他肩上看花燈、讓我拔他頭髮、讓我嫌棄那爛圓規、讓我爸爸長爸爸短。

讓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媽媽，走進那個霉濕味濁重的房子。

那張黯淡的臉，十九年後竟異常清晰，想再尋找時已斷了線索。

不到兩年，媽和全哥叔叔就開始吵架。過了所謂熱戀期，彼此的小缺點，尤其是對方家庭的「陋習」（也許是「舊習」），都是共組家庭的重大阻礙（全哥叔叔家有三個孩子、一個阿嬤、一個偶爾回來的老養父、一個剛離婚的大伯和未出嫁的小姑）。一堆被纏綁的鉛筆，畫不出流暢的圓。

有幾天媽都陰著臉，有時候靠在電話邊竊語，不知和誰在密謀什麼大事，我和那三個小孩也跟著打冷戰，好像彼此都認定對方是隱形人，卻那麼厭惡而明顯地存在同一個圓裡。

圓有缺口。

沒多久我們就搬走了，記不得時間，差不多是我收拾書包準備上床的時間，媽突然來到書桌前，要我趕緊把所有衣物課本整理到她手上的一個大行李袋，錯愕的我慌亂起來，立刻帶著不能顯露的欣喜爬上爬下撿點自己的家當，尤其是神秘珠寶盒，我快速檢視一次：紅寶石小叮鈴髮夾、獎卡、十隻紙娃娃、衣服和配飾、九十七塊銅板、一只在舊窯廠發現的貓臉杯和兩隻未上的小木鴨、一套迷你茶具組（比我的手掌還小呢）、兩張畫在宣紙上的山水畫。

古樸的格扇雙門一拉開，闖黑與霉味撲面而來……

回憶對我，如崩洩的土石洪流，工程浩大難以清理（也許是逃避清理後重新顯露的細節與傷痛）。

多年後，母親已白髮蒼蒼，雖沒能在盛年時期找到晚年的人生伴侶，但母女相依的生活倒也自在閒適。望著點數聘禮的佝僂背影，我又看見那霉濕味濁重的房子，又置身黏膩厚重的黑暗，壓得我喘不過氣，也像臭水溝裡污穢的長年淤泥，媽媽為何將我埋進這堆黑泥巴中？我沒有哭也沒有叫喊，好像領悟了什麼。那張床上，那一刻，忍住的不僅僅是鄉愁，還有背叛，來自摯愛的母親。

結婚當天，彷彿有條細線還牽著淡淡的緣，或者手機裡的留言掙脫了塑膠殼奮力游向我日夜思念的終站，在婚宴上，未坐滿的主桌，繼父為我圓了那缺口。

